



二十世紀西行漫記

馮煒光

有香港編輯問我，自駕塔里木沙漠公路（二一六國道）時播什麼歌？筆者的回應：林子祥《沙漠小子》。

塔里木沙漠公路北起輪台縣以東，跨過塔里木河，穿越大漠中的塔中油田，南至民豐縣，全長五百多公里，和其他國道相比並不算長，卻是非常特殊。在全球流動沙漠中修建公路，論里程它是第一。修建這樣的一條隨時可能被流沙吞噬的公路，其難度和護理，可想而知。

筆者在塔中鎮宿一宵，是想一嘗在瀚海中睡覺的滋味，也不用一口氣跑一千〇五十四公里，由和田到庫爾勒，其間要開車十六小時，實在太累。塔中是小鎮，最搶眼的是鎮口上那個鐵架的「對聯」：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筆者開往塔中時，每隔幾公里便見到一對長者在夕陽下於沙漠公路邊蹣跚。筆者有點納悶，難道這裏設有養老院？

翌日早上筆者航拍完小鎮的日出後，直奔輪台。由於前一晚要趕稿，小賓館又睡得不好，開了不久後感到很暈。筆者又很想知道不時出現的紅頂小屋是什麼來的，便隨機在一家小屋前停下來休

無言是我 共那飛沙到邊疆

息。信步到屋前，見到有三個小門口，上面寫着「宿舍」、「首部間」和「機房」。筆者向「宿舍」望去，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女子招呼說：「進來坐坐吧！」然後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和他們聊，才知道他們是王氏夫婦，四川內江人，二〇一九年來這裏當中國石油綠化員的。王先生說，從前他們是種地的，後來土地被徵用了，拿了賠償後，無地可種，便在二〇一七年來到新疆幫在庫爾勒安家的女兒帶孩子。王先生說女兒和女婿是在庫爾勒做棉花運輸工作的。

王氏夫婦在庫爾勒帶了兩年孫兒後，經朋友介紹來到沙漠中工作。這些紅頂屋既是他們的家，也是工作間。主要是定時啟動抽水機抽取地下水灌溉及施肥，並做記錄。王先生說工作不辛苦，但就是「寂寞」。他連續說了兩次「寂寞」，可見感受之深。

在這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宿舍」，有水有電有WiFi，但是有電視機有衛生間有車，要到三十公里之外的塔中鎮便要搭順風車。王先生說，這批紅屋之間相距約四公里，是中國石油僱用他們來護林的。每間紅屋的綠化員負責其屋旁四公里的綠化。

原來司機們能順暢地走這條沙漠公路，全因為綠化員默默忍受「寂寞」而來的。這也解釋了為何前一天我在公路上，每隔幾公里便見到一對老人在散步。

我問他們貴庚，王先生說他今年六十四歲，王太太則五十九歲。王先生說，他們在這裏一年工作八個月，每年十月底便回去老家過冬四個月。這四個月是沒有工資的，路費要自己付。我問他們工資多少？王太太說兩人每月有五千元人民幣。我心中默算，兩人在這裏「相依為命」，一年下來可賺四萬元。工作不算辛苦，就是四野無人，所以他們特別喜歡我這不速之客。王氏夫婦說話時四川口音重，人很樂觀，見到筆者也特別開心。

聊了一會，王太太便說要請我吃午飯，還立即去洗米。在這「宿舍」，只有兩張床，一個角落是掛衣服兼洗東西，另一個只容一人的小室是廚房。我有感於王先生連說兩次「寂寞」，便決定先不趕路。我們吃飯也是坐在他們的床上當樸子。王先生告訴我準備明年到廣東東莞去。原來王先生還有個兒子在東莞工作，兒媳婦正懷孕七個月，待孩子出生後，他便和老伴去廣東帶孫兒。



▲長長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每隔幾公里便能見到一間紅頂屋。 作者供圖

從王先生一家經歷，我發現他們對新疆的安定和發展，投下信心一票。以王氏夫婦及其子女計，一家四口，竟然有四分之三是在新疆發展。如果不是因為內孫快出生，王先生可能也不會南遷。

看見王氏夫婦在沙漠中忍受寂寞工作，筆者對他們無比尊敬。王氏夫婦也是「無言是我，共那飛沙到邊疆」，因為在這裏除了他們，很難有朋友來「擺龍門陣」（四川話指閒聊）。對一眾在沙漠綠化和開採石油的員工，筆者謹以此文，向你們致敬。你們的人生絕不荒涼，因為你們挑戰「死亡」之海，造福了廣大同胞，意義重大！

運動熱潮下的思考

香港的運動健兒在東京奧運創下歷史上最好成績，從而帶動了香港社會一陣運動熱潮。在家長群中，不少平時只會給小朋友報讀藝術興趣班或補習班的家長，也紛紛開始給小朋友報讀劍擊、乒乓球等運動興趣班。聽說香港不少劍擊學校一時間人滿為患。運動熱潮自然是好，但作為家長的我也在思考該如何追逐這個熱潮。



如是我見 承言

最近和一位帶隊參加東奧的港隊教練交談，這名教練的隊員取得令人驕傲的成績。他自然很開心香港社會，特別是家長們對於運動產生了興趣，而不是只把小朋友送去彈鋼琴、補習功課；只要有家長們的支持，那麼香港運動的群眾基礎自然能夠提高，港隊也因此會有更多人才可以挑選。

然而，這名教練也說，香港的孩子和內地的孩子至少在運動訓練中存在不同，當中較明顯的不同是，香港的小朋友愛「投訴」，也較容易產生「畏難」的情緒。在香港做教練，甚至是做老師，其實都是處在弱勢，一旦訓練方式太嚴苛，或者訓練過程中教練控制不住一些情緒教訓小朋友，往往容易被投訴。亦有一些小朋友遇到困難就輕易放棄的現象，這個比例較內地要高得多。他還說，即便是香港的

《柯萊特的回憶》

上周六傍晚去K11 Art House看音樂會電影《樂聚！王致仁的哥德堡變奏曲》首映，記述旅居歐洲的鋼琴家王致仁（Chiyan Wong）今年四月回港、與飛躍演奏香港（PPHK）合作舉辦獨奏會的經過。



黛西札記 李夢

儘管彼時已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現場聆聽，今次於劇院內重溫《哥德堡變奏曲》仍感動不已，誠如鋼琴家本人所言，音樂常有魔力，令到「我們的靈魂不知為何好像要離開身體」。尤其讓我驚喜的，是這場英文名為「Encore」（中譯：加演曲目）的電影，確有一首「加演」，便是出現在全片最末的《柯萊特的回憶》（Souvenir from Colette）。

王致仁與飛躍演奏香港以及香港管弦樂團合作兩場音樂會後，在香港多停留了一段時日。我某次與他見面，聽他講起自己如何欣賞英國當代作曲家阿德斯（Thomas Adès）的作品，其中即有這首《柯萊特的回憶》。初聽他傳來的錄音，已覺動人，旋律雖簡，卻意味深長，於其留白與停頓處，頗有欲說還休的意思。

話說此曲是阿德斯為一齣上映

運動員，帶他們到內地訓練，也有個別在心態上會較為排斥，因為怕「被虐」。

其實，這個教練所反映的在某種程度上是當下香港教育存在的一些問題。在香港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城市，許多小朋友從小就沒有吃什麼苦，實際上，可以讓小朋友去練劍擊、踢足球的家庭，其經濟條件也不會差到哪裏去。部分香港家長一直較為「功利化」地培養小朋友，看到香港產生了奧運劍擊冠軍就趕緊去報名，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也能夠成為張家朗式的人物。但上述談及小朋友受訓時多表現出抗壓能力弱，另一方面家長「功利化」教育，這似乎是高度物質的社會一種常見情況。長遠而言，如果一個社會整體抗壓能力趨弱，只願意留在自己的舒適圈之中，當遇到競爭的時候，便一直還是在原地打轉。

運動是一件好事，作為家長而言，我亦十分鼓勵自己的孩子參與運動。當中的道理就如那位教練所說，希望社會在崇拜奧運選手的同時，不要只看到他們獲得獎項，風光無限好的那一刻，而是要崇拜他們為了目標和理想奮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所作出的努力。學會面對挫折和困難，並從無數次的挫折中成長，這才是當下香港家長們要灌輸給孩子的運動精神。



英倫漫話 江恆

某日和友人閒聊，我問，「你眼下最想做什麼事？」他答，「發大財」，我接着問，「現在疫情氾濫，無處嘆世界，發了財又有何用？」他繼續答，「正是因為無處可去，若有了錢，便可以買塊地，有山有水，建一處屬於自己的世外桃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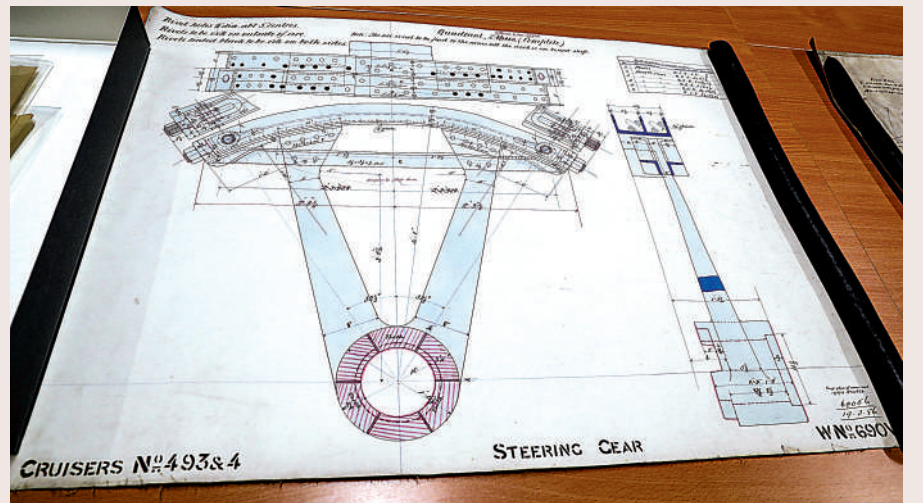
對話只是說笑，但卻印證了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即便生逢艱難時世，仍擋不住發財夢。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何實現富有的夢想，其中大有學問。對大多數人來說，買彩票可能是一條捷徑，惟中大獎的機率極低。以六合彩為例，據科學統計，十元錢的單式投注，從四十九個號碼中選中六個，中頭獎機率僅為一千四百萬分之一。相較之下，如你能獨具慧眼，在古玩市場撿漏，一夜致富的機率則大得多。

我在英國，便聽到很多尋寶成功的例子。比如，去年有條新聞，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因疫情長時間宅在家中，閒來無事便清理車庫，不料從一個不起眼的盒子中找到一件東方風韻的小酒壺，由於酒壺古色古香，繪有五彩牡丹，四周鑲着金邊，工藝精美絕倫，一看就不是普通物件。於是打消了送去二手店的念頭，拿去拍賣行進行鑒定。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原來這是十八世紀清朝乾隆皇帝御用器物，欣喜若狂的他決定將其拍賣，最終以三十九萬英鎊成交，狠狠地發了一筆橫財。二〇一六年也有一名英國男子在落滿灰塵的閣樓裏，偶然發現了一個中式花瓶，經過專家鑒定，是乾隆年間罕見的青花釉裏紅龍紋抱月壺，最終的拍賣價格高達五十萬英鎊。

中國收藏家馬未都也曾說過，大英博物館和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有兩件北宋汝窯天青釉茶盞，目前全世界僅存三件，可謂價值連城，而兩件茶盞都是英國人哈里加納於一九七〇年捐贈的，其中一個是從倫敦東部的地攤上買到的，當時只花了三英鎊。

實際上英國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平時澆花的罐子、餵寵物的盤子，都被發現是值錢的古董。據說當中很多來自中國的物件，大都是歷史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被掠奪而流落到

尋寶記



▲英國紐卡素泰恩—威爾檔案館（Tyne & Wear Archives）收藏的致遠艦設計圖紙。 新華社

海外的，像前面提到的乾隆年間花瓶，就是一九〇〇年代八國聯軍侵華時，幾經輾轉從中國帶回英國的。只是這些不義之財散落在英國民間，如今已經很難追索。

據行家透露，儘管英國人如今也越來越懂行，中國人也把市場「翻了好幾遍」，但在英國最知名的森伯里、波多貝羅路等古玩市場，時不時會有良品出現，要有耐心和有力量的話，還是有可能發現價值不菲的好東西。二〇一六年我陪同幾位訪問英國的故宮專家，就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古董店裏，發現了一個國內十分罕見的元代青花小瓷罐真品。

說到這，我想到兩個不是一般意義上尋寶的例子。一個發生在英國著名儒領及收藏家單聲博士的身上，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機會，以不到市值的一半，大約七十萬英鎊，買下了如今價值上千萬英鎊的豪宅。用他的話說，差不多是白撿。我當時聽單聲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就坐在他位於倫敦知名富人區漢普斯特德的豪宅中。

據單聲回憶，有一天他開車路過一個外形很奇特的別墅，很多高煙囪，房頂是半圓拱頂，很像音樂廳，而他是京劇發燒友，感覺在房子裏唱京劇一定效果很好。於是抱着試一試的心理，冒昧地給房東寫了一封希望買房子的信，但信寄出之後一直沒有回音，他就把這件事忘記了。差不多過了三年，有一天單聲突然接到了那個房東的電話，是一位英國老先生，他在電話中說，「你不是想買房子嗎？我同意了。」單聲聞訊喜出望外。

兩個人見面之後，英國老先生說，「我年紀大了，房子反正要賣，既然你喜歡音樂，就賣給你吧。」單聲好奇地問，「你為何不把房子留給自己兒子？」老先生說，「我兒子太壞了，我們已斷絕父子關係，我會把賣掉房子的錢全部捐掉，一分錢也不留給他。」

老先生口中的壞兒子，原來就是捲入性侵未成年醜聞的BBC前著名節目主持人吉米·薩維爾（Jimmy Savile），而這個房子的來頭更大，第一任主人是英國近代非常著名的畫家埃德溫·朗（Edwin Long），他的畫作獲得英國國家肖像畫廊的收藏。建築設計師則是英國大名鼎鼎的諾曼·肖（Norman Shaw），他的設計是以「高煙囪」著稱，打破了當時哥德式建築在英國的統治地位。

另一個尋寶故事與歷史有關。二〇一八年新華社駐英記者在紐卡素當地檔案館查找北洋海軍史料時，無意間發現了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水師戰艦的檔案，從而令著名的致遠艦、靖遠艦的原始設計圖，百年之後在英國誕生地重見天日，這批複印件已於二〇一九年獲中國軍事博物館正式收藏。

據當事人跟我說，紐卡素作為十九世紀世界造船業重鎮，北洋水師的致遠、靖遠、超勇、揚威四艘巡洋艦均出自當地造船廠，至上世紀三十年代，當地造船廠陸續倒閉，包括致遠艦的一批原始設計圖也幾經輾轉移交給當地檔案館。這些無價之寶能在動盪的歷史中得以保存，並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被發現，實屬幸運。



碧玉流光



市井萬象

「碧玉流光——龍泉青瓷製釉技藝古今對比展」現正於浙江省博物館舉行。展覽通過數十組古代龍泉青瓷和當代龍泉青瓷藝人的對照，展現龍泉窯燒製技藝的脈絡和傳承。

圖為觀眾在拍攝北宋龍泉窯執壺（左）和龍泉青瓷藝人劉傑製作的執壺。

新華社